

栏目特约 博士达药业

## 选评家的目光——医案絮语之一

★ 朱炳林 (江西省波阳县中医院 波阳 333100)

**关键词:**医案;《古今医案按》;《增评柳选四家医案》;《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》

**中图分类号:**R 249    **文献标识码:**A

面对众多的各家医案,余初涉医门,经验欠缺,从何入手?一片茫然,是多么需要名家的指点啊。此时拜读到《古今医案按》、《增评柳选四家医案》、《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》等选评家的著作,仿佛名师在堂,就医林中之俊彦,医案中之精华,娓娓道来,细加指点,余面聆馨咳,如坐春风,真的是不亦快哉。余私下寻思,俞东扶先生是步入古稀之年时对古今医案进行选评的;柳宝诒与何廉臣先生分别在辞世前一两年作这一工作。三位先生医名之隆,大江南北,已家喻户晓。虽说老骥伏枥,毕竟骎骎晚境,廉颇老矣,何以倾注心血致力于此?不就是为了保存国粹,光大前哲吗?此等盛心,实属难能可贵。

说难能可贵,毫不夸张,既选且评,是要目光的。这目光取决于深厚的学养,长久的临证,学问与阅历兼到,二者缺一不可。三位先生的博览群书,学富五车,悬壶问世,应手成春的事实是有案可稽的,也体现在他们的按语中。尤值一提的是在俞、柳按语后,王孟英、杨素园、邓养初、孙梓文诸贤哲再评再议,横看成岭,侧看成峰,有锦上添花之美,无狗尾续貂之忧,余读时,常有茅塞顿开,醍醐灌顶之感,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,顿觉灯花亦灿烂。检点心得,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尝到了甜头。

### 1 选取精华 睿眼独具

并非凡是医案皆可分选评家垂青,总宜选取精华,有益于后学,其着眼点在辨证论治。试以《增评柳选四家医案》的“痰饮门”为例,便可见柳先生选案之匠心。柳氏选了尤在泾、曹仁伯、王旭高三家共 17 案,未选张大曦。依常理,张氏不会没有治疗痰饮的成功案例,或毁于兵燹,或少传本,或乏精采,因为柳氏说过:“方药之道,动关性命。”“必博稽精采,慎所从违,庶几可法可师,不致贻误来学。”通过这 17 案,知痰饮病的产生,不外乎“手足太阴二经有寒饮积滞”,“饥饱劳碌”或“寒积中焦,胃阳不布”。然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,“胸中之元阳不足”,或“年逾六旬,阳分之虚”,或“肺肾两虚”。“肝郁”、“卫外之阳亦虚”,皆可发病。发病还与季节时令有关,有的“秋冬咳嗽,春暖自安”,有的“交冬背冷喘嗽”或“每交子后则气喘”,“痰饮乃水寒阴法之邪,夜为阴时,阳不用事,故

重也。”其病理机制乃因“寒饮积滞,阻遏清阳之气”,“胃阳不布,脾胃不能助肾以制水,“肾气收纳失司,阳不潜藏,致水液变化质沫”,“射肺为咳。”总之,“脾肾为生痰之源,肺胃为贮痰之器”。此病的图治之法,医案中已点明,“当祛寒饮而逐阴邪,尤必斡旋其阳气,俾如离照当空而后阴邪尽扫”,此即张仲景“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”之意。如上所述,痰饮病的病因、病机及治疗原则让人了然于心,然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论病的思路,选方用药的精到,甚具指导意义。如一表寒内饮者予小青龙汤;另一饮邪射肺,表不明显者,予小青龙汤去麻黄、细辛加杏仁、茯苓。此二案表明,痰饮在肺,当从肺治;经方是可以随症加减的。如饮停心下胸中,乃中焦阳虚,脾失健运,应从脾治,“不越苓桂术甘之制”,王氏在此基础上加半夏、陈皮、党参、款冬花,足显平正通达。如证见肺肾两虚,胃湿不化,当标本同治,以苓桂术甘合二陈汤加味治其标,淡盐汤送下都气丸治其本。如脾肾两亏,伤及肺脏,属难治之候,当肺脾肾三经同治,予金水六君煎合黑地黄丸,其中辨证要点在“胃纳尚可”,如胃不能纳则虚不受补,应先治胃。尤氏在阴气亏虚,风痰相搏案中指出:“当先和养胃气,蠲除痰饮。俟胃健能食,然后培养阴气,未为晚也。半夏、秫米、麦冬、桔红、茯苓。”一旦胃阳大虚,更应努力扶助中阳,王旭高以附子理中、二陈、平胃合方,或加川椒、蔻仁,或加桂术治之,并殷殷叮嘱“莫嫌海角天涯远,但肯摇鞭有到时”,要守方治疗。

### 2 评论中肯 探骊得珠

有道是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,前人医案一经内行点评便豁然开朗。他们寻其经验,发其精蕴,辨其真伪,判其是非,详其省略,补其缺少,晰其异同,存其疑惑。剖毫析芒,事栉物比,用意良深,犹如庖丁解牛“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”(《庄子》)。例如《古今医案按选》瘟疫门壶仙翁治张文学时疫,因脉伏他医误以为阳证见阴不治,欲用阳毒升麻汤升提。壶辨为“火盛则伏”,用连翘凉膈之剂,一服而解。俞据此案,提示:“瘟疫病以证为则,勿专以脉为凭”,这当然合乎辨证论治之道,以偏概全,误伪为真,非慎重不可。王士雄就脉伏再作评点,指出疫证将战汗时也脉伏,痛厥、霍乱、食滞

滕王阁医话

痰凝等杂证“因气道阻塞”亦见脉伏，所以“以证为则”，不限于瘟疫，此举一隅而三反，引人再上层楼。当然，此案并不复杂，再读王士雄治沈裕昆室温邪传胃，痰饮盘踞案，那云遮雾隐，就复杂多了，非具去伪存真的本领不可。又如王旭高内伤杂病门一案：“凡脏邪，惟虚则受之，而实则不受；惟实者能传，而虚则不传”。仲景云：肝病实脾，治肝邪之盛也；内经云：肝病缓中，治肝体之虚也。此证肝气有余，肝血不足，法宜两顾为得。”药用归、芍、杞、菟养肝血，青、陈、香、羚疏肝气。柳氏认为此案“议论确凿，非胸中有古书者不能道”《柳选四家医案》。好一个“非胸中有古书者不能道”，引人注目。何拯华治陈丽生风泄，遵《内经》之旨，初予刘草窗痛泻要方，继用钱氏五味异功散加味而愈。袁桂生治季姓妇风寒夹痰饮案，初以小青龙汤合栝蒌薤白汤解表蠲饮，继用桂枝汤调和营卫，加干姜、五味子、细辛治咳，一剂知，二剂已，得《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》之精义（《重印全国名医医案类编》）。林羲桐治胡氏女消瘦、寒热咳嗽、不寐、口干、闭经等一派虚损症，仿薛立斋法，朝用归脾汤加柏子仁，夕用都气丸加味，治疗2月病瘥经行（《林羲桐医话》）。一妇反胃，他医治之无效，请滑伯仁。滑迟疑未决。后从李东垣书上获得启示，治之即愈（《张氏医通》）。可见作案者胸中有古书，而选评者亦然，如无古书，医案中诸如“用本事独活汤法”“仿许学士椒附意”“拟荆公妙香散加珠”“葛仙翁颠倒木金法”，便不知所云。胸有古书，即便未出治法，也能据药推证，见药知方。再说按语中对用药的议论，细极微芒，颇多经验之谈。如尤氏治一老年肾不纳气者，用济生肾气丸去牛膝、肉桂，加五味子、沉香，这便引起了选评家的注意。牛膝肉桂，补益肝肾，益火消阴，徐灵胎视为治喘最要之药，为何不用？邓养初指出肾气失固，不宜牛膝之滑泄；孙祥文认为痰沫甚多，“恐温摄则痰束于内，而喘反甚也”，并引“后遗精门有喘而危坐者加桂、膝”证之。又如曹仁伯化湿健脾用枳砂二陈汤加乌梅、生姜。乌梅酸敛，似不入格，柳氏查《医通》载二陈汤古方有马梅，他说可能是“取敛护胃阴之意”；邓养初认为患者尚盗汗，取乌梅敛阴和阳（《增评柳选四家医案》），见仁见智，都能开启思路。类似恰到好处的评论不胜枚举，限于篇幅，不再赘述。

### 3 有话则长 淋漓尽致

《增补临证指南医案》每门医案后都有一篇总结性的按语，分别由华岫云、邹滋九、邵新甫等人撰述，发医案之义蕴，补医案之未逮，内容丰富。《古今医案按》不少篇章，俞东状也作了尽情发挥。这些较长的按语，阐扬经典，挖掘各家，品评得失，淋漓尽致。后来《古今医案按选》出，非止俞氏一家言，徐亚枝、王士雄、杨素园都有高论，读此按语，仿佛置身在病例讨论中，听其畅所欲言，如切如磋，甚是快慰。例如“伤寒”门后，先是俞东扶谈谵语有三路，一邪传阳明与燥屎搏结系三承气合白虎汤证；二内虚寒外实热证；三本虚寒挟宿食发热为燥矢证。三路截然不同，投药一差，死生反掌。就俞氏第一路谵语，杨素园认为是三承气证，不必合白虎。徐亚枝同意杨说，并指出俞氏所言乃三阳合病。王孟英提出谵语不止三路，尚有心阳素扰之神不安者，热邪烁营之欲逆传者，

痰因热动而蒙蔽清明者。针对古人辨谵语常以脉为断一事，王氏认为脉难全恃，“必须评审舌苔，按其胸腹，诘其二便，汇而参之，庶可得其真谛也”。此语深得杨氏赞赏。余读到此处，不禁首肯。最后俞氏就研究《伤寒论》的各家学说作了点评，中间又有杨王等人的“插话”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补其不足，或别有会心，皆令人怦然心动。又如华岫云在“脾胃”门后的按语，指出叶天士治脾胃病，脾与胃是详加区别的，不以治脾之药笼统治胃。如脾阳不足胃有寒湿者，适宜李东垣温燥升运法；脾阳不亏，胃有燥火，应选叶天士养胃阴法。临床上水火之体，燥热之症，病后热伤肺胃津液，虚痞不食、烦渴不寐，肌燥肤热，便不通爽，舌绛咽干，都应甘平、甘凉濡润以养胃阴，而不可辛开苦降，苦寒下夺。华氏还就医案中所分胃阴虚、胃阳虚、脾胃阳虚、中虚、饥伤、食伤等证，强调“升降二字，尤为紧要”，脾胃病的治法与各门相兼者甚多，要互参共讨。养胃阴学说是叶天士一大创举，他继承了《内经》的理论，与李东垣学说恰成双壁。华氏称叶氏学说“实超出千古”，非溢美之词，据此按语，弘扬叶氏学说的大功臣非华氏莫属。

### 4 只言片语 极堪玩味

这里的“只言片语”是指两种短评，一是象方耕霞给王旭高一则医案的评语，就区区十一字：“名言谠论，勿草草读过”（《王旭高临证医案》）。清华洒脱，要言不烦。见到这样评语，自然会回头再读王案，又一番品味，终得其三昧。类似的短评如“论病能一线穿成，用药自丝丝入扣”（柳宝诒），“用其意而不袭其成方”（柳宝诒），“用药谛当处，学者宜留意”（柳宝诒），“读书必悟两面，临证庶免执一”（王士雄），“读书不用格致功夫者，必非善读书者也”（孙译文）等，这都是取医案的最佳处点评的。读此评语，余总捉摸，某案病情复杂，医者是如何由表及里、由此及彼，掌握症结，一线穿成的？某案是谁的命意，代表方是什么，如何化裁？某案用药妙在哪里？经过这样学习，自度收获不少。至于读书应悟两面，应格物致知是至理名言，该铭记于心。评语中“见识老到，立方精卓”（柳宝诒）“案语有聪明气”（邓养初），“议论虽确而用药失当”（邓养初），“案中引内经阳——脉满之文，本属强为牵合”（柳宝诒），有理有据，褒贬精当，当顺藤摸瓜，取其长，知其短，真是不可草草读过。另一种是评语中的透辟精警之词，或意味深长的话，十分耀眼，截取下来，尤堪把玩。如“仲景自序云，若能寻余所集，思过半矣。明示天下后世以伤寒难治，伤寒论难读也。苟非难读，何待寻乎？难乎难乎，可不寻乎？”（俞东扶）抓一“寻”字，境界全出，引领我们在仲景的学术天地中盘桓。“杂合之病，不妨以杂合之药治之，必欲执古方以合今病，未免胶柱刻舟。是病不以规矩以为患，医第循规矩以为治矣，奚可哉？”（王孟英）总要辨证论治，活学活用。“医必从几经阅历，乃有足见于平时，始有定识于俄顷”（何廉臣），中医重实践，坚持临床，积累经验，方可应疾病之变。“石顽治病，喜用古方杂以新药，能开后学之智慧”（俞东扶），既经点拨，余当赶紧读张璐著作，决不可失之交臂也。

（收稿日期：2007-04-21）